

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回答——

马丁·海德格尔小说访谈

ANTWORT —

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äch

G. Neske E. Ketteri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德]贡特·奈斯克 埃米尔·克特琳 编著
陈春文 译

B516.54

6

回答——海德格尔谈话

回答——

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

ANTWORT ——

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äch

[德]贡特·奈斯克 埃米尔·克特琳 编著 陈春文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 / (德)奈斯克等编著；陈春文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

ISBN 7-5343-6886-3

I. 回...

II. ①奈... ②陈...

III. 海德格尔, M. (1889~1976)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210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

作 者 [德]贡特·奈斯克 埃米尔·克特琳

译 者 陈春文

责任编辑 孟庆晓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368546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页 2

字 数 188 000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100

定 价 22.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卷首语

智利人维克托·法里亚斯 1987 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一书，该书的出版强烈地激怒了法国的海德格尔读者。众所周知的东西居然成了新鲜事，很显然，这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使学术界的气氛骤然紧张。自然，被激怒的并不限于法国人，德国的舆论界也迅速卷入争论。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不仅联邦德国的大报，就连地方报纸的副刊也连篇累牍地炒作对哲学家政治上失节的再发现，几乎无一日停歇。

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求人们冷静地思考，什么才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且思索分析这样一个基础性问题：对于 20 世纪最有文本价值的哲学家，为什么由于他政治上的迷失就全盘否定他的思想，是不是像作者明确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始终且必然地导致他的政治迷失？或者，是否应该像《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作者所做的那样，较少注意海德格尔与思想的关系，而把重点放到海德格尔与 30 年代早期的时代状况的关系上？

终有一天，这个课题必将成为从各个方面加以描述（包括传记式描述）的对象。与此不同，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是把一系列文献汇编起来，让读者自己做出关系判断。首先，海德格尔本人就这个题目的表述是重要的。除此之外，游走在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作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就事论事，并始终批判地阐释事物，使之大白于天下，其中

既有有节制的论战文章，也有较为浅显的短文，亦不乏揭露式的短文。十分明显，对前面提及的十分复杂的基础性问题不可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奈斯克

前　言

“追问是思的虔诚”这句常常被引用的话是海德格尔在《追问技术》的报告中所做的结束语，该报告做于1953年，它对理解海德格尔的哲学——准确地说是思——具有标志性意义。海德格尔穷其终生都在追问一个基础问题，他所有的文献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即“存在问题”，更确切地说，追问存在与人的本质的毗邻，追问存在与人的本质的交替不定的共属，追问事件破晓的缘起。海德格尔视思为路，为此，行在恒常追问的路途上。

对海德格尔来说，往往只在追问的最后一段才尝试着回答，并且就是这样的回答也根植于进一步的追问中。对他而言，真正的哲学回答并非给出一个定义的、终了的结论，而是富有教益的敞开，不是打发问题，而是使追问保持在开放中，保持在进行时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也尝试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海德格尔的思与行的问题上率先垂范这一追问的敞开性。

这本文集的构成和编纂思路是这样的：

为了满足许多人都表达过的心愿，本书首先计划把多年前就已售罄的理夏德·维塞尔于1969年对马丁·海德格尔所做的电视采访加以扩充，加上维塞尔对采访前和采访过程的描述，这些内容是严格意义上的“独家”拥有，其中有些内容已经在贡特·奈斯克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回忆马丁·海德格尔》一书中出现，这回重新结集出版。

电视采访着实很短,但它对了解交谈的更进一步的情况却很有文献价值,采访的曲折过程、采访时的气氛极具启发性,了解这个过程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与其他人相比,只有维塞尔最了解,为什么原本拟提的一些问题,海德格尔在摄像机前却不愿回答,海德格尔拒绝回答这些问题的背景详情是什么?只有把采访的文本和回忆文章结合在一起看才能获得完整的从而也是圆满的面貌。由此看来,描述背景的文章大约是采访文本的三倍,这个比例也就可以理解了。

维塞尔的过人之处在于,撇开那些可以被忽略的问题——即便是他本人有意这么做,而去描述海德格尔的个性细节,并且首先考虑到年轻一代的特点,他们不能倾听海德格尔的思想,也不愿理睬海德格尔的是是非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较高尺度上对海德格尔在媒介上露面抱有浓厚兴趣。

由于对公共舆论天生的谨慎和曾对大众媒体提出批评意见,这位弗赖堡的哲学家在他整个一生中虽收到无数请求和受到巨大压力,但他只接受过两次采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进行的电视采访,另一次是1966年《明镜》杂志所做的采访,但这次所谓的采访按海德格尔本人的要求,只能在他去世后才能发表,也就是1976年才公之于世。这促使本书也将《明镜》杂志的采访编进来,尤其是考虑到该次采访至今仍没有出版单行本,在哲学讨论班的图书室根本查不到文献,只能在杂志档案馆里查到。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出版的采访稿是第一次经过海德格尔本人授权的稿本,而在《明镜》发表的稿本中显然一部分内容被回避了。

本书还收入一篇海因里希·W·佩策特的描述采访情景的文稿,他是《明镜》采访海德格尔时鲁道夫·奥格施泰因和格奥尔格·沃尔夫的“助手”。

仅就其珍贵言,这两篇采访在研究海德格尔方面就有特殊地位,特别是考虑到海德格尔并不经常回头谈论自己的著作或者公开提出批评性的质问时,就更是如此。

如果说电视采访优先追寻海德格尔思想的话,从本质上说内容广

泛的《明镜》采访的着眼点在于：让海德格尔表明自己在国社党纳粹主义时期政治上的所作所为。追寻他政治踪迹的著作还包括：自从新版的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出版以来，又有由他儿子也是遗产继承人的赫尔曼·海德格尔博士根据海德格尔1945年的笔记整理并于1983年出版的著作《1933—1934年校长期间——事实与思想》，弗赖堡的历史学家胡戈·奥特自1983年以来写了一系列披露海德格尔1933—1934年任校长期间所作所为的文章，这些东西大大强化了人们对海德格尔政治作为的兴趣。维克托·法里亚斯1987年在法国出版的著作《海德格尔与纳粹》则使这方面的兴趣达到高潮，它在法国如同投掷了“一枚炸弹”(雷蒙德)，并引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的战火也由法国烧到了德国，时下，这场论战还在持续。

围绕着海德格尔本人，尤其是他在纳粹时期的政治行为以及他至少在短时间内加入过国社党这一事实，他的思想与纳粹可能有瓜葛的议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影响已不限于哲学圈内，而且也反映在大众媒体上。这就有了本书的第三大部分，即探讨海德格尔思与行的文献部分。

鉴于讨论“海德格尔与政治”题目的报章、论文和著作仍在升温，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声明和评价的几乎无法一览无余的杂多性，这里只收集了部分文献，我们没有资格对全部文献做出评价，只限于这一讨论的一鳞半爪，我们刻意这么做。

我们优先选择了描述海德格尔其人其事的文章或者对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发表看法的文章，并且从中优先采用属于或曾经属于海德格尔圈子的哲学家的文章，如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卡尔·勒维特、汉娜·阿伦特、汉斯·约纳斯、马克斯·米勒和让·波伏勒，或者他们自己的哲学活动决定性地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如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和雅克·德里达。

另有一些至今未曾付印，确切地说，至少没有用德语发表的文献也被选用，如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和雅克·德里达的文章，还有那

些已发表过却因偏僻而被遗忘的作品也被选入，如汉娜·阿伦特 1969 年发表在《墨丘利》杂志上的纪念海德格尔 80 诞辰的文章，以便读者能够读到。出于同样的理由，在付印时，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声明就被放弃了，因为这些东西理解起来太过容易。

按特点来分，文献这一块又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声明、回忆、敬意和见证。

智利人维克托·法里亚斯所著《海德格尔与纳粹》一书，是引发炒作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迷失与其思想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直接导火索，因此，本书以声明部分作为开始就合情合理了。所有这些文章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即是否像法里亚斯所相信的那样，随着海德格尔政治上的过失，他的思想也完蛋了。胡戈·奥特，弗赖堡的历史学家，早在法里亚斯之前就对海德格尔在纳粹期间的政治作为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写了大量的披露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成绩显著；他在评价法里亚斯这本书时除了整体谴责外，也指出了其在调查研究方面的错误和不足之处。仍健在的海德格尔最年长的学生，德国哲学界的耆宿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得知法里亚斯的书在法国居然获取很大荣誉时倍感惊讶，因为法里亚斯所提供的东西的绝大部分，在德国早已妇孺皆知。与雅克·德里达一样，他也认为，海德格尔的政治作为以及他 1945 年以后的沉默——如人们始终强调的那样，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认真对待他的思想了，他的著作就不值得研究了。就连始终都不能忘记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错误行为的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始终都没有从参加国社党的罪责中解脱出来——仍然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个伟大事件”。

在第二部分，通过一组回忆 20—30 年代与海德格尔的相遇的文章来充实时事声明。这些回忆有助于了解 1933 年后的一些事件，并描述了当时的大环境。卡尔·勒维特，海德格尔在马堡带的第一个写大学就职资格论文的人，描述了他于 1936 年在罗马偶然间“与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见面”，勒维特说，海德格尔明确向他承认自己属于国社党。相反，格奥尔格·皮希特在对自己 1933—1934 年弗赖堡求学期间的一

些逸事的回忆中则坚信，海德格尔绝对没有在通常意义上推展（国社）党路线的意思，而主要是为了展示“思想的力量”。弗赖堡哲学家约纳斯·科恩的儿子汉斯·L·戈特沙尔克和马克斯·米勒提供的两篇文章也毋庸置疑地见证了1933—1934年弗赖堡的实际情况。米勒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人事关系局面。汉斯·约纳斯的回忆更是回溯到马堡时代和弗赖堡的早期，我们以这篇回忆他的老师是如何横空出世又如何发挥影响的文章作为第二部分的结束。

第三部分选用了四篇对海德格尔本人及其作品表达敬意的文章，这些文章首先对理解海德格尔的人性以及他所发挥的直接影响富有教益。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1923—1929年马堡时期的首批女学生之一，描述了这位年轻的哲学教授空前的神奇和光彩照人，由于《存在与时间》的出版，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然擢升为德国哲学的“秘密国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德格尔在法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法里亚斯那本书大获成功的背景，长期与海德格尔保持友谊并为法国人了解海德格尔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让·波伏勒的文章重点即是描述海德格尔在法国的影响力。瓦尔特·延斯1977年写的《柏林艺术界所致的悼词》展示了海德格尔诗之思的冲突与伟大。新教神学家埃伯哈特·云格尔在1988年8月18日给贡特·奈斯克的信中称赞海德格尔为“可遇不可求的思想家”。

自然而然，本书第四部分收入的见证文献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在卡尔·雅斯贝斯1933年9月23日写给海德格尔的信里，雅斯贝斯还热情洋溢地称赞了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讲——这与他后来的说法和表态大相径庭，雅斯贝斯在1949年6月5日写给时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格尔德·特伦巴赫的信中完全改了口，而特伦巴赫当时正努力废除对海德格尔授课的禁令，并试图让海德格尔体面地退休。对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及他的其他论文尤其对他的语言给予截然相反的评价的还有，1936年1月17日，海德格尔在苏黎世做了一个《论艺术作品的起源》的报告，由此引发了30年代中期汉斯·巴特和埃尔米尔·施泰格尔在《新苏黎世报》上旷日持久的公开辩论，这也是对海德格尔同

一作品进行截然相反的解释的范例。就澄清海德格尔的政治作为言，1974年在贝鲁特为纪念海德格尔85岁诞辰而举行的海德格尔学术讨论会也特别值得注意，虽然因海德格尔年事已高，不能亲临大会，但他亲自为大会写来了贺词。

所有的文献后面都配有简短的评论，除了文献来源，还有作者档案，其他著作或与海德格尔有关的重要作品及其扮演的角色，作者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的变化等。

第三大部分还值得说几句。它对有关文献进行了汇总，对直至今日的讨论过程以及详细的文献进行了检索并给出一个概貌，形成“海德格尔与政治”这个题目。

作为这本书的书名，“回答”的意思恰恰不是最后的话，该书名理应在两个层面上理解：一个是对理夏德·维塞尔和鲁道夫·奥格施泰因向他提出问题的直接回答，另一个是对公众舆论在“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题目下向知名哲学家和海德格尔专家所提问题的答复。此一《回答》区别于其他讨论作品的地方并不是说法，而是发出耐人寻味的声音并提供令人信服的观点。

就连《说话了》也要从两方面理解，因为这本书把海德格尔直接与理夏德·维塞尔和鲁道夫·奥格施泰因的谈话奉送给了大家，同时本书也推动海德格尔重新成为公众谈论的中心。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有些人想给海德格尔现象一个简洁答案的期望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衷心感谢理夏德·维塞尔博士、教授先生为本书撰写的有益提示，也衷心感谢在读哲学博士卡伦·约伊斯腾女士参与整理手稿并为其撰写注释的工作。

美因兹，1988年9月

贡特·奈斯克

埃米尔·克特琳

目 录

前言 (1)

一、电视访谈

引言 理夏德·维塞尔(3)
理夏德·维塞尔对海德格尔的采访 (5)
回味无穷的感念 理夏德·维塞尔(13)

二、《明镜》访谈

《明镜》杂志对马丁·海德格尔的采访 (55)
回想《明镜》采访 海因里希·W·佩策特(83)

三、文献

海德格尔与政治
——讨论的演变过程 埃米尔·克特琳(95)

四、声明

- 路与歧路——为维克托·法里亚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所作 胡戈·奥特(113)
 浅薄与无知——评维克托·法里亚斯的著作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20)
 海德格尔的沉默 雅克·德里达(125)
 吃惊与失望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130)

五、回忆

- 与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见面 卡尔·勒维特(139)
 思之力 格奥尔格·皮希特(144)
 任校长时期的海德格尔 汉斯·L·戈特沙尔克(152)
 马丁·海德格尔——一个哲学家与政治 马克斯·米勒(158)
 海德格尔的坚毅与果敢 汉斯·约纳斯(186)

六、敬意

- 马丁·海德格尔 80 岁了 汉娜·阿伦特(197)
 在法国 让·波伏勒(211)
 柏林艺术界所致的悼词 瓦尔特·延斯(217)
 1988 年 8 月 18 日致贡特·奈斯克的信 埃伯哈特·云格尔(222)

七、见证

1933年9月23日致马丁·海德格尔的信	卡尔·雅斯贝斯	(229)
论艺术作品的起源——关于马丁·海德格尔	1936年1月20日	
发表在《新苏黎世报》上的一篇报告	汉斯·巴特	(231)
再谈海德格尔——1936年1月23日致《新苏黎世报》		
.....	埃尔米尔·施泰格尔	(234)
1949年6月5日致格尔德·特伦巴赫的信	卡尔·雅斯贝斯	(238)
为1974年11月在贝鲁特举行的海德格尔学术讨论会而写的祝词		
.....	马丁·海德格尔	(242)
献词		(245)
编著者之一贡特·奈斯克所写的后记		(247)
译后记		(250)

—

电视访谈

引　　言

理夏德·维塞尔

马丁·海德格尔，其在精神世界中的分量罕有人能比。我们的时代不乏伟大人物，甚至也不乏伟大的思想，但在我们的时代，堪称伟大的思想家却寥寥无几。对被人们称为“贫乏时代的思想家”的马丁·海德格尔来说，思是其终身的事业。他把“思”这个字从人们擅长的纯粹靠机敏过日子或者玩弄规划-研究式的思考把式所造成语言混乱中解放出来。他对当今世界畅通无阻的、与日俱增的思想空乏保持着清醒。如今，凡能在此一意义上理解“思”这个字的，首先就能想到马丁·海德格尔，真正运思的人是无法绕过他的。海德格尔这个范例表明，思可以与日常在而又不流于平常化。

马丁·海德格尔曾在《思的经验》中说：“思之物寥寥缓行。”（《思的经验》，17页，普菲林根，1954）

海德格尔忘我工作，置得失于度外，一辈子奉献给思想，为了思的缘故，他忍受着思的孤寂，不了解这一点，你就不知他作出了多大牺牲。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都感到，该怎么说呢，名利与心智的诱惑无处不在，经受住，走自己的路：“退一步”，以期到达思的事情。

他本人喜欢用路的景象形容自己的思想工作。他用《林中路》命名他的一本书，用《路标》命名另一本书。《林中路》是没人走过的路，是在路途中，远离通常的轨道和路线，通常的交通规则亦已失灵。然而，林